

#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 近代漢語聲母現象\*

江佳璐\*\*

## 摘要

本文檢視《安南國譯語》漢語聲母與越南語的對應關係，發現許多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音韻演變，包括：n-、l- 不混，疑、微母與影母合併為零聲母，牙喉音開口二等字聲母出現顎化，知照莊合流對捲舌音、精母不對捲舌音等。本文也發現，許多不一致的音韻對應關係反映了編者的注音行為，編者的語感不像漢人，反而更貼近越南人。與此同時，《安南國譯語》記錄了越南語聲母的演變軌跡，保留了更豐富的複輔音形式，並反映現代越南語 d-、gi-、ph- 等聲母早期的音值，這些現象甚或未見於十七世紀《越葡拉詞典》。

**關鍵詞：**安南國譯語、安南譯語、華夷譯語、北京官話、越南語

---

2022 年 6 月 6 日收稿，2023 年 8 月 29 日修訂完成，2024 年 1 月 25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第十六屆國際暨第三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宣讀（2018.5.13），承蒙評論人屏東大學中文系嚴立模教授指正。後經本刊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亦使本文多所啟發。筆者建置資料庫之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吳聖雄教授鼎力襄助程式開發，是《安南國譯語》系列研究的起點，謹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總經理。

## 一、前 言

《安南國譯語》是一部越南語詞彙集，全書皆以漢字譯注越南語。根據陳荆和（1967b: 40, 48）的考證，應為《安南譯語》的第七種傳本，屬於《華夷譯語》丙種本，推測為十六世紀明朝會同館所編。《安南譯語》記錄了早期的越南語音，歷來受到國際重視，馬伯樂（Henri Maspero 1912）、陳荆和（1953-1954, 1967-1968）、Émile Gaspardone（1953）、Jeremy H. C. S. Davidson（1975a）、王祿（Vương Lộc 1995）、阮才謹（Nguyễn Tài Căn 1997）<sup>1</sup>等學者，都以之作為構擬越南語音韻史的重要證據。

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這些用來表記越南語音節的注音漢字，與越南語產生了音韻對應關係，透過音韻對應的分析，該材料不僅可用來構擬越南語，亦可用來觀察當時的漢語。清水政明（2007: 40-41, 45）曾指出，《安南國譯語》的注音，似乎較其他版本的《安南譯語》更能忠實地反映當時的漢語。江佳璐（2018-2021）即系列性地討論了《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近代漢語，處理了聲調和韻母系統，發現許多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音韻現象，甚至可將若干音韻演變發生的證據加以提前。亦與其他版本《安南譯語》進行比較，並觀察到《安南國譯語》成書過程應是看著詞表進行了書面調查，而編者的許多注音行為卻反映出與漢人不同的語感，很可能是會說漢語的越南人，或是在越南長大的雙語者。

本文在此基礎上，繼續對聲母系統進行分析，梳理《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漢語聲母現象，觀察與現代北京官話之間的連繫。同時探討可能透露編者語感的音韻對應，兼論早期的越南語聲母現象。

## 二、研究材料及方法

《安南國譯語》見於《四夷廣記》，收錄在鄭振鐸所編《玄覽堂叢書續集》（慎懋賞輯 1947），亦記載於明末清初黃虞稷所編之《千頃堂書目》。陳荆和（1967b: 41, 47-48）認為是目前最晚出的一種《安南譯語》版本，

1 阮才謹的著作於 1995 年發表，本文參考的是 1997 年的再版。

與其他六種差異最大，可能是其他版本的校訂本。全書共分為十七門，收錄越南語詞彙 669 條，本文以自建之《安南國譯語》資料庫進行對應傾向分析，獲得可分析語料共 1121 筆。

資料庫的建立及研究方法皆沿續江佳璐（2018: 101-104），以注音漢字的中古音韻條件進行篩選，統計與越南語聲母的對應數量。同時統計對應組數及次數，對應組數指的是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的搭配組合，1 個漢字與 1 種越南語音節的對應即為 1 組，同一組合即使重複出現多次，仍然計算為 1 組。出現次數是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來往的總字次，同一種漢字與越南語音節的對應組合如重複出現，則重複計算。

本文結合越南語和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成果，進行對應現象的分析與音值的擬測，與江佳璐（2020: 301）的參考相同：一方面依據 Kenneth J. Gregerson（1981）、<sup>2</sup>Michel Ferlus（1982, 1992）、阮才謹（Nguyễn 1997）對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並以 1651 年出版、越南最早的羅馬字詞典 *Dictionarivm An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越葡拉詞典》*Từ Điển An Nam-Lusitan-Latinh*; Alexandre de Rhodes 1651[1991]），作為《安南國譯語》所錄越南語音值之參考；一方面參照《中原音韻》（周德清輯 1996）、《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徐孝輯 1997）等元明時期的文獻材料、以及近代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成果，同時與現代漢語方言，尤其是北京官話進行比較，並輔以董同龢（1998）、李方桂（1971）對漢語音韻史的構擬。

### 三、《越葡拉詞典》的聲母系統

*Dictionarivm An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越葡拉詞典》）是第一部越南羅馬字詞典，奠定了現代越南語表記系統的基礎，在越南語音韻史上極具重要性，相關說明可參考江佳璐（2018: 103）。表一主要根據 Gregerson（1981）的研究整理而成，並參考阮才謹（Nguyễn 1997）、Ferlus（1992）的擬測。

2 Gregerson 的著作於 1969 出版，本文參考為再版。

表一 《越葡拉詞典》聲母系統

	t /t/	tr /t/	ch /c/	c, k, q /k/	
ph /p <sup>h</sup> /	th /t <sup>h</sup> /			kh /k <sup>h</sup> /	
b /b/	đ /d <sup>h</sup> /		gi /dʒ/		
ḃ /β/	d /d/	s /s/	x /ç/	g, gh /g/	h /h/
m /m/	n /n/		nh, ml, mn /ɲ/	ng, ngh /ŋ/	
v, u /w/	l /l/	r /r/			
bl /βl/	tl /tl/				

// 中所列為國際音標，代表音位，// 前所列為越南羅馬字，是該音位的表記。有的音位不只一種表記，表一以逗號相隔列出，例如 ng- 和 ngh- 都表記 /ŋ/，v- 和 u- 都表記 /w/。有的表記搭配不同的韻母條件：比如 /k/ 用 c, k, q 三種字母來表記，k- 接 i、ê、e 元音，q- 只配圓唇介音 u，c- 配其他元音；/g/ 用 gh- 接 i、e、ê 元音，g- 配其餘元音；/ŋ/ 用 ngh- 接 i、e、ê 元音，ng- 配其餘元音。此外，/g/ 有 [g]、[ɣ] 的變異；/w/ 有 [w]、[v]<sup>3</sup> 的變異，[w]- 以 u- 表記，[v]- 除了以 v- 表記外，有時也用 u- 表記；/d/ 有 [d]、[d<sup>h</sup>] 的變異，[d<sup>h</sup>] 有時以 d<sup>h</sup> 表記。

《越葡拉詞典》的聲母系統與現代越南語相距不遠，唯複輔音還未消失，聲母數量較多、結構較複雜。相關的越南語聲母演變規律將於下文分析對應現象時加以說明，為免煩瑣，此處暫不羅列。

#### 四、漢語聲母分類對應分析

以下按照中古漢語聲母的分類，依序討論《安南國譯語》漢語聲母與越南語的對應。各對應表左方欄目為中古漢語聲母條件，上方欄目為現代越南語聲母表記，數字為各類漢語聲母與越南語聲母的對應數量，最右欄為總計。同時計算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的搭配組數和出現次數，以斜槓 (/) 區隔，左為搭配組數，右為出現次數。

3 摩擦性較 \*β- 輕微 (Gregerson 1981: 21)。

## (一) 影系

影系字共有 88 組對應，出現 172 次。影母較常對應零聲母和 ng/ngh-；曉、匣母皆最常對應 h-；為、喻母較少使用，對應傾向不明顯。

表二 影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零	kh	g	h	ng	ngh	d	r	nh	n	l	v	計
影	19/26				12/57	3/3	4/5		2/2	3/7	1/2	3/3	47/105
曉		1/1		11/28									12/29
匣	1/1		1/1	16/24									18/26
為							1/1	1/1				1/2	3/4
喻	1/1				1/1		1/1		2/2		1/1	2/2	8/8

## 1. 影母

影母較常對應越南語的零聲母和 ng/ngh[ŋ]-。從對應組數來看，最常對應零聲母，占 40%；而從對應次數來看，最常對應的則是 ng/ngh-，占 54%。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於 ng- 的幾組對應重複出現了許多次，<sup>4</sup> 例如：「靄—ngày (日)」27 次、「委—ngươi (人)」13 次、「厖—ngựa (馬)」5 次。ng/ngh- 自《越葡拉詞典》開始就用來表記 ŋ-，現代越南語也仍讀作 ŋ-，但是編者卻最常使用影母字來注音，次數遠高於疑母字。下文討論疑母時，同樣也會看到疑母與越南語零聲母對應的現象，這表示《安南國譯語》中古疑母與影母的音位應該已經混併，很可能合流為零聲母。

還有 4 組 5 次對應 d-，也值得留意。在 Gregerson (1981: 26-27) 的構擬中，d- 在《越葡拉詞典》中用來表記 /d/。<sup>5</sup> 實際上，現代越南語 d[j]-<sup>6</sup> 上推至十五 - 十六世紀時可能不只一種形式。根據 Ferlus (1992: 122-

4 包含「歪」。「歪」在《說文解字》和《廣韻》中皆無記載，但在《字彙》已出現，作「烏乖切」，是影母字。《安南國譯語》以「歪」對應越南語 ngoai (外) 也有 5 次。

5 /d/ 有 [d]、[dʰ] 的變異，[dʰ] 有時會以 dɛ 表記。

6 現代越南語 d- 的音值有方言差異，河內唸 [z]，而胡志明唸 [j]。

125) 的研究，現代越南語 d[j]- 有兩個來源，一是原始越語的 \*j-，另一個是 \*t- 和 \*d- 擦音化後產生的 \*ð-。\*j- 和 \*ð- 到了《越葡拉詞典》時期合流為 \*ð-，以 d 表記。<sup>7</sup> 阮才謹 (Nguyễn 1997: 62-63) 即認為《安南譯語》以漢語零聲母來對應越南語 d-，反映的是 \*j- 的來源。這些用來對應 d- 的影母字，都是三、四等的細音字，加上為、喻母字對應 d- 的例證，很可能記錄了越南語 d- 的 \*j- 來源。《安南國譯語》記錄了較《越葡拉詞典》更為早期的現象，對於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相當具有價值，下文分析端、定母的時候，還會再加以印證。

有 3 個對應 v- 的例證，它們都是影母合口字：威—vi (未)、威—voi (象)、委—vè (回)。現代越南語 v[v]- 早期有不同形式：一個是 \*β-，另一個是 \*w-。\*w- 有一個音位變體 \*v-，摩擦性較 \*β- 輕微，它們在《越葡拉詞典》分別以 u/v 和 ɸ 對應。本文檢視《越葡拉詞典》，發現除了表示干支的「vi (未)」沒有收錄以外，vè 的聲母作 u[w]-，而 voi 的聲母則同時有 u[w]- 和 v[v]- 兩種形式。《安南國譯語》以影母合口字對應，很可能是想表現聲母 \*w- 和 \*v- 的圓唇性。影母是零聲母，編者卻用來對應越南語 \*v-，且下文討論微母時，同樣可見微母與越南語零聲母的對應。由此看來，當時主要對譯的漢語方言中古微母與影母的音位應該已經混併，很可能合流為零聲母。

另外還有 3 組 7 次對應 n-，都是同一個注音漢字：厄，分別對應 nỏ[nr:<sup>5</sup>]、nửa[nur:<sup>5</sup>]、nước[nurk<sup>7</sup>] 等 3 種越南語音節。<sup>8</sup> 「厄」在《安南國譯語》經常使用，<sup>9</sup> 共對應 4 種越南語聲母，包括：零聲母、\*ŋ-、\*n-、\*l-，是唯一一個會對應 \*n-、\*l- 的影母字，但「厄」在現代漢語方言卻鮮少讀成 \*n- 或 \*l-。據本文觀察，這些與「厄」對應的音節，韻母多半

7 Ferlus 的構擬與 Gregerson 略有不同。

8 國際音標後的上標數字表記越南語聲調：1—平、2—玄、3—銳、4—重、5—問、6—跌、7—銳(入)、8—重(入)。奇數為陰調，屬高調；偶數為陽調，屬低調。

9 「厄」在各版本《安南譯語》皆經常使用，並對應零聲母、\*ŋ-、\*n-、\*l- 等多種越南語聲母。《安南國譯語》「厄」有多處因字形相近誤作「兀」，本文參考陳荊和 (1967c: 82-83) 之校釋，透過系聯將其修訂。

是 ə/x 類元音，<sup>10</sup> 除前所列以外，其他聲母的例證亦然，例如：át[ət<sup>7</sup>]、ngưa[ŋuə<sup>4</sup>]、lũa[luə<sup>5</sup>]，韻母讀音皆與「厄」相似，或許不是編者誤植。《安南國譯語》有可能記錄了「厄」當時的異讀，然而這個推測還是需要現代方言及同時期資料的佐證，是本文有待發展的方向。

## 2. 曉母

曉母字用得很少，基本上對應越南語的 h[h]-，是主要傾向。1 次對應 kh[k<sup>h</sup>]-，例證為：灰—khôi (盃)，有可能是類推「盃」的偏旁讀成「灰」而致。江佳璐 (2019: 361-362) 曾指出《安南國譯語》的成書過程是看著詞表進行了書面調查，編者類推誤讀的注音行為反映出與一般漢人不同的語感。下文還會見到其他類推誤讀的對應，而這種現象在越南漢字音也經常發生 (三根谷徹 1972; 江佳璐 2011)，看起來編者很可能是會說漢語的越南人，或是在越南長大的雙語者。

## 3. 匣母

匣母與曉母相同，基本上對應越南語的 h[h]-，組數和次數各占 89% 及 93%，是主要傾向。

## 4. 為母

《安南國譯語》使用為母字注音的情況很少，總共只出現 3 組 4 次，分別對應 v-、d-、r-。其中 v- 的例證在《越葡拉詞典》作 u[w]-，而為母是以合口字來對應。d- 的對應與影母平行，都反映現代越南語 d 早期的來源 \*j-。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為母當時應該已經與影母合流為零聲母，而從《安南國譯語》的表現看來也是如此。至於 r- 的對應，一方面可能是由於當時主要對譯的漢語方言沒有 \*r-，便以零聲母的為母字來替代。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如同陳荆和 (1968a: 10) 的推測，是玄覽堂本《安南國譯語》的注音漢字鈔錄錯誤所致。<sup>11</sup>

10 元音分類請參考江佳璐 (2020: 321-313)。

11 該例證為：有一 riu[<sup>i</sup>w<sup>2</sup>] (斧)，是越南語的本土詞。而其他版本《安南譯語》的注音是：布一 búa [buo<sup>3</sup>] (斧)，注的是漢字音。陳荆和 (1968a: 10) 認為《安南國譯語》「有」是「布」的誤寫。

## 5. 喻母

喻母字在《安南國譯語》中的對應也很分散，總共出現 8 次，卻對應了 6 種聲母。喻母與 v- 的對應也是合口字，一如影、為兩母；而與 d- 的對應也與影母細音字平行。看起來喻母當時也與影母合流為零聲母了，因此除了表記越南語的零聲母以外，編者也用它來表記漢語所缺乏的 ng[ŋ]-、nh[n]- 等聲母。

### (二) 見系

見系字共有 114 組對應，出現 189 次。見母最常對應越南語 c/k/q-，其次是 g-，都是舌根音聲母；但有少數對應舌面音 gi-。溪母主要對應 kh-，其次對應 s-。群母很少使用，主要對應 k-、kh-、g- 等舌根音聲母。疑母主要對應 ng-、nh-，還有少數對應零聲母。

表三 見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零	c	k	q	kh	g	h	ng	ch	tr	gi	nh	t	th	s	n	計
見		38/73	11/13	6/6	3/3	14/22	1/1		1/1		5/10		1/2	1/1			81/132
溪		1/1			9/12		1/1			1/1					4/9		16/24
群			1/1		1/1					1/1					1/1		4/4
疑	2/11							5/10				5/7				1/1	13/29

### 1. 見母

見母字在《安南國譯語》經常使用，對應次數最多的是 c[k]-。《越葡拉詞典》c-、k-、q- 都表記越南語的 [k]-，只是搭配的韻母不同。把統計結果相加，見母字對應越南語 [k]- 的傾向就很明顯，總共有 55 組 92 次，各占 69% 和 70%。

還有 14 組 22 次對應越南語的 g-，次數不少。現代越南語 g- 是個舌根擦音 [ɣ]-，但 de Rhodes 在《越葡拉詞典》中所描述的 g- 則更近於 [g]- (Gregerson 1981: 35)。在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中，見母字始終是舌根清塞音 k-，《安南國譯語》卻以見母字同時對應越南語 \*k- 和 \*g-，表示當時



的漢語沒有 \*g-。從越南語的角度來看，就更能說明這個現象。越南語 g- 在《安南國譯語》共出現 24 次，有 22 次對應見母，是主要傾向，卻完全不對應群母。這些表現都顯示當時主要對譯的漢語濁音清化，\*g- 已消失，因此編者就以音值較接近的見母字來對應越南語 g-。

gi- 的對應也值得留意。《越葡拉詞典》以 gi- 表記 \*dʒ-，是個舌面塞擦音，<sup>12</sup> 而《安南國譯語》卻有 5 組 10 次以舌根音的見母字來對應。其中 4 組 9 次是見母二、三等字，尤其值得討論。這些例證有：教—gió[dʒo<sup>3</sup>]（風）5 次、夾—giáp[dʒap<sup>7</sup>]（甲）2 次、敬—giéng[dʒeŋ<sup>3</sup>]（井）1 次、交—giào[dʒaw<sup>5</sup>]（咬）1 次。見系開口二等與三、四等字共同顎化為舌面前音的現象，是漢語由中古演變至現代的一大特徵，《安南國譯語》以見母譯注越南語的 gi[dʒ]-，顯示這個演變很可能在當時已經出現。

## 2. 溪母

溪母字主要對應越南語 kh-，組數和次數各占 56% 及 50%。現代越南語 kh- 音值為 [x]，根據 Gregerson (1981: 35) 的擬測，kh- 在《越葡拉詞典》音值是 [k<sup>h</sup>]，與溪母的音值相合。

對應次多的是 s-，組數和次數各占 25% 及 38%。根據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古越語的複輔音 \*Cr-，到了現代越南語演變為 s[s]-，<sup>13</sup> 這些 s- 起始的音節，在《越葡拉詞典》也多半是 s[s]- 聲母，說明當時 \*Cr->s- 的演變已經完成。但在《安南國譯語》中，有些現代越南語以 s- 起始的音節，卻以漢語的並、溪、來等聲母字注音，分別記錄了當時越南語 \*Cr- 的塞音及流音成分，例如：空—sông[sɔŋ<sup>1</sup>] (<\*k<sup>h</sup>roŋ)（河）。溪母與越南語 s- 的對應，很可能記錄了在《越葡拉詞典》之前 \*Cr->s- 的演變過程，是相當寶貴的語料。

## 3. 群母

群母的例子很少，只有 4 個，分別對應 k-、kh-、s-、tr- 各 1 次。上文已經指出，當時越南語的舌根濁塞音 \*g- 主要與見母對應，並非群母，

12 gi- 的音值到現代越南語有了演變，河內唸成 [z]，胡志明唸成 [j]。

13 s- 的音值在現代越南語有方言差異：河內唸成 [s]，胡志明唸成 [ʂ]。

顯示當時主要對譯的漢語濁音清化，\*g- 已消失。群母應該分別與見、溪母合流為不送氣與送氣的舌根清塞音，因此編者用來表記越南語 k[k]-、kh[k<sup>h</sup>]-。

對應 s- 與 tr- 的注音漢字是同一個：共，這與上文溪母相同，都反映了早期越語複輔音的形式。根據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古越語的複輔音 \*Cr- 及 \*Cl- 到了現代越南語消失，分別演變為 s[s]- 和 tr[t]-。<sup>14</sup> 在十七世紀《越葡拉詞典》的記錄中，\*Cr- 已經消失、演變為 s[s]-，但 \*Cl- 還能見到 \*bl-、<sup>15</sup>\*tl-、\*ml- 等形式。群母字對應 tr- 和 s- 的例證分別是：tróng（鼓）、sóng（生），tróng 在《越葡拉詞典》聲母作 \*tl-，陳荆和（1968a: 5）認為《安南國譯語》以「共」對譯 tróng，即是記錄了更為早期的聲母形式 \*kl-。sóng 在《越葡拉詞典》聲母已作 s-，沒有複輔音的記錄，《安南國譯語》在越南語音韻史的價值由此可見，相關例證下文還會提及。

#### 4. 疑母

疑母有 5 組 10 次對應越南語的 ng[ŋ]-，比例各占 38% 及 35%，未達一半。反而影母與 ŋ- 的對應卻有 15 組 60 次，遠比疑母來得多。再加上疑母字也有 2 組 11 次用來對應零聲母，由這些現象看來，《安南國譯語》主要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疑母字應該已經由 \*ŋ- 演變為零聲母。實際上，天文門的第二個詞項「日」，越南語是 ngày [ŋaj<sup>2</sup>]，編者即同時以影、疑母字來注音：「靄音額」。「靄」是影母泰韻字，「額」是疑母陌韻字。編者認為這兩字都可以注 ngày [ŋaj<sup>2</sup>]，不只表示影、疑母已經混併，且說明當時入聲的塞音韻尾消失，產生了帶 -j 的白讀音。<sup>16</sup>

另外還有 5 組 7 次用來對應越南語的 nh[n]-，這與影、喻母字對譯 nh[n]- 的現象平行，都是用漢語的零聲母字對應本身缺乏的舌面鼻音聲母 \*n-。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例證全是開口二、三等字，例如：雅一 nhà[na:<sup>2</sup>]（家）、言一 nhãn[na:n<sup>6</sup>]（眼）。上文討論見母對應越南語

14 tr- 的音值在現代越南語有方言差異：河內唸成 [c]，與 ch- 相同；胡志明唸成 [t]。

15 還有很少數的 \*pl-。

16 江佳璐（2018: 117-118）已指出《安南國譯語》反映了漢語入聲字的塞音韻尾消失，並出現豐富的文白異讀現象。

gi[dʒ]- 的現象時，發現反映了開口二等與三、四等字的顎化，現在疑母與 nh- 的對應也是如此。越南語 nh- 是舌面音，而疑母字已是零聲母，編者會用「雅」、「言」等字來注音，除了因為當時漢語沒有 \*ɲ- 以外，應該也與韻母的顎化性質有關。實際上，《安南國譯語》大都以細音字注 nh-，在總共出現的 17 次中，只有 2 次以一等字注音，其餘則是三等字與影、疑母二等字，可見編者認為細音字較適合用來表現 nh- 的舌面特徵。由此看來，開口二等牙喉音顎化的現象，在《安南國譯語》中已經開始出現。

### (三) 端系

端系字共有 176 組對應，出現 280 次。端、定母都最常對應越南語 đ-、t-，透母最常對應 th-。泥母最常對應 n-，從未對應 l-；來母最常對應 l-，從未對應 n-。

表四 端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ch	tr	d	r	nh	t	th	đ	s	n	l	m	計
端	1/1	1/1	3/4			20/28	1/1	25/40					51/75
透						1/1	7/8	2/2					10/11
定		1/1	3/3	1/1		11/13	2/17	22/30					40/65
泥		1/1			1/1					11/37			13/39
來		8/20						1/1	2/4		50/64	1/1	62/90

#### 1. 端母

端母主要用來對應越南語的 đ[d]- 和 t[t]-，兩者加起來，分別占了組數和次數的 88% 和 91%。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當時端母的音值為 \*t-，《安南國譯語》會用來表記越南語 đ[d]-，應是由於漢語沒有舌尖吸入音 \*ɖ 的緣故。

在其餘零星的對應中，值得注意的是 tr- 和 d-。上文提過，現代越南語 tr- 有複輔音 \*Cɿ- 的來源，有些 \*Cɿ- 在《越葡拉詞典》還保持其原始形式，有些已演變為 tr[t]-。《安南國譯語》以端母字對應的例證「登—trên

(上)」，其他版本的《安南譯語》皆以來母字「連」對譯，陳荆和（1968a: 4）認為是保留了複輔音 \*tl- 的形式。實際上，trên 在《安南國譯語》不只有端母字「登」的對應，亦有來母字「連」的對應，正好同時分別記錄了 \*tl- 的兩個成分。而《越葡拉詞典》則作 trên[ten<sup>1</sup>]，已不見複輔音形式，足見《安南國譯語》在越南語音韻史的珍貴性。

上文提過，現代越南語 d- 在十五 - 十六世紀時有舌面和舌尖的兩個來源，到了《越葡拉詞典》時期即合流為舌尖音，以 d- 表記。在《安南國譯語》中，現代越南語的 d- 有 6 次以舌音字端、定母對應，7 次以喉音字影、為、喻母對應，而端、定母都取一等字，影、為、喻母則是三、四等字。由此看來，《安南國譯語》很可能記錄了現代越南語 d- 的不同來源，對於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極具價值。

## 2. 透母

透母字全用來注越南語的舌尖塞音，其中最常對應越南語的 th[t<sup>h</sup>]-，分別占了組數和次數的 70% 和 73%，是主要傾向。少數對應 đ[d]- 和 t[t]-，也都是舌尖塞音，而以送氣聲母對應了不送氣聲母。其中一個注音漢字「撻」，《正字通》作「徒達切」，是定母字，與「達」同音，編者有可能就把「撻」讀同「達」，作不送氣聲母，因此用來注 đáp。

## 3. 定母

定母和端母一樣，都最常用來對應越南語的 t[t]- 和 đ[d]-，兩者加起來，分別占了組數和次數的 85% 和 68%。定母的表現與端母一致，顯示當時定母已經清化。還有 3 組 3 次對應 d-，也與端母的例證相同，反映出現代越南語 d- 的舌尖音來源。

另外有 2 組 17 次對應越南語 th[t<sup>h</sup>]-，分別是：屯—thàn（唇）、蕩—tháng（月）。<sup>17</sup>「屯」是定母平聲字，反映的應該是漢語定母清化後平聲字送氣的現象。而「蕩」是定母上聲字，按照漢語的音韻演變規律，全濁仄聲字清化後不送氣，楊耐思（1981: 83）構擬《中原音韻》作 \*taŋ，現今北京官話亦是如此。不過，「蕩」在《合併字學集韻》中還收錄了去聲

17 「蕩—tháng」的對應出現 16 次。

透母一讀，此讀音應是《廣韻》「他浪切」的又讀，只是現代北京官話中已不使用。如果「蕩—tháng」的對應反映的是《廣韻》「他浪切」一讀，便與同時期的《合併字學集韻》相互印證，記錄了《中原音韻》及現代北京官話未見的讀音。

#### 4. 泥母

泥母主要對應 n-，組數和次數分別占了 85% 和 95%，是主要傾向。另有 1 次對應舌面鼻音 nh-，應該是由於當時漢語沒有 \*ɲ-，作者只好以舌尖鼻音 n- 來對應的緣故。還有 1 次對應 tr-：南—trăm (百)，可能是記錄了現代越南語 tr- 早期複輔音 \*Cl- 中的流音成分 \*-l-。<sup>18</sup>

#### 5. 來母

來母字在《安南國譯語》經常使用，最常對應越南語的 l-，組數和次數分別占了 81% 和 71%，是主要傾向。其次是 tr-，組數和次數各占 13% 和 22%，這些例證反映出越南語複輔音 \*Cl- 中的流音成分 \*-l-，正好與其他漢語塞音字對應 tr- 的現象互相輝映，分別記錄了早期越南語複輔音 \*Cl- 的塞音和流音成分。另外還有 2 組 4 次對應了越南語的 s-，這也是早期越南語複輔音 \*Cr- 的例證，<sup>19</sup> 來母字的注音亦記錄了 \*Cr- 的流音成分。這些對於複輔音的記錄非常重要，尤能突顯《安南國譯語》在越南語音韻史的價值，下文會再進行整體現象的梳理。

還值得一提的是，來母字從未用來表記越南語的 n-，而泥母字也從未用來表記越南語的 l-。<sup>20</sup> 這表示《安南國譯語》用來注音的漢語 \*n- 和 \*l- 應有獨立音位，並未相混，可作為推測其方言背景的重要線索。

18 trâm 在《越葡拉詞典》作 tlâm，其他版本《安南譯語》則以來母字「欄」注音，陳荊和（1968a: 59）認為這個注音才是正確的。泥母僅此例表記複輔音 \*Cl- 的 \*-l-，但從未表記越南語的單輔音聲母 \*l-。是否由於是複輔音中的流音成分，因此聽感上不夠清楚，又受到鼻音韻母的影響而注成「南」，目前不能肯定。

19 關於現代越南語 \*Cr->s[s]- 的演變，請參見上文溪母與 s- 對應的討論。

20 泥母僅 1 例表記複輔音 \*Cl- 的 \*-l-。

#### (四) 知系

知系字在《安南國譯語》用得較少，共有 34 組對應，出現 55 次。除了知母以外，其他聲母字用得不多，徹母字則完全不用。知母最常對應越南語 ch-，娘母最常對應 n-，澄、日兩母的對應比較分散，看不出傾向。

表五 知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ch	tr	gi	d	r	nh	th	đ	n	計
知	8/12	2/2	2/2	1/1	1/1		2/2			16/20
徹										0/0
澄		1/1	1/1				1/1			3/3
娘						1/1			5/13	6/14
日				2/2	3/10	3/3		1/3		9/18

##### 1. 知母

知母最常對應越南語 ch[c]-，組數和次數各占 50% 和 60%。越南語 ch[c]- 在《安南國譯語》出現 37 組 51 次，最常對應照、精、知三母，分別是 10 組 12 次、9 組 15 次、8 組 12 次，其次則是從母和莊母。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這些聲母當時都是塞擦音，《安南國譯語》會用來對應越南語 ch[c]-，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漢語沒有舌面塞音 \*c-，只好選擇較為接近的塞擦音來注音。另外 2 次與濁舌面塞擦音 gi[dʒ]- 的對應亦是如此，而這兩個注音漢字也都與 ch[c]- 對應。

知母有 2 次與越南語 tr 對應，現代越南語 tr[t]- 的來源，除了上文提到的複輔音 \*Cl- 外，還有舌尖後塞音 \*t̚-，越南漢字音知、澄、莊、床等聲母的讀音 tr，在《越葡拉詞典》時代即是 \*t̚-。這兩個例證都是越南漢字音，當時 tr 的音值應該也接近 \*t̚-，而非複輔音 \*Cl-，《安南國譯語》會以知母對應，應該也是由於當時漢語缺乏舌尖後塞音 \*t̚-，只好以較相近的知母字來注音。

現代北京官話有一個重要的演變，就是知、照、莊等聲母合流為捲

舌的塞擦音，精母則是舌面前塞擦音、不捲舌。越南語 tr[t]- 帶有捲舌音性質，或許也可以用來觀察當時漢語捲舌音的分布：本文發現《安南國譯語》tr 與知、照、莊母皆有接觸，但完全不與精母對應，似乎與現代北京官話的格局相似。然而本文也發現，精、知、照、莊母最常對應的皆是越南語 ch[c]-，且許多對應 tr[t]- 的注音漢字同時可以用來對應 ch[c]-，例如知母字「中」就同時表記了越南語 *trọng*[tɔŋ<sup>4</sup>]（重）和 *chuông*[cuoŋ<sup>1</sup>]（鐘），可見編者其實不太能區別漢語的精、知、照、莊等塞擦音聲母。這個現象給人帶來了困擾，因為我們隱然從 tr- 的對應看到了知照莊與精系分合的格局，但 ch- 的對應卻顯示知照莊精不分。這種衝突主要與越南語音韻系統的限制有關，同時也透露了編者的語感，下文將繼續說明。

## 2. 徹母

《安南國譯語》從未以徹母字來注音，這應該與越南語的音韻系統有關。徹母從《中原音韻》時期就已經是送氣塞擦音（楊耐思 1981: 25），但越南語的音韻系統塞擦音不發達，尤其缺乏送氣塞擦音。既然是越南語沒有的語音，徹母就不易對應越南語，因此沒有用來注音。

## 3. 澄母

澄母字只出現 3 次，分別用來表記 gi[dʒ]-、tr[t]-、th[tʰ]-。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近代漢語濁音清化，澄母已分別與知、徹母合流為不送氣與送氣的清塞擦音。用來表記越南語 gi[dʒ]-、tr[t]-，原因應與知母相似，都是由於當時漢語沒有 \*dʒ-、\*t- 等聲母，只好選擇較為接近的塞擦音來注音。還有 1 次對應 th[th]-，是以「持」對應 *tháp*，陳荆和（1967c: 48）認為「持」是「特」的訛誤。

## 4. 娘母

娘母的表現與泥母相同，主要對應 n[n]-，看起來當時泥、娘母已經合流。

## 5. 日母

日母字與越南語 r- 的對應出現了 10 次，比例超過總體次數的一半，但有 8 次都是同一組對應：饒—*ruo*（酒）。從組數來看，日母較常對應

r- 和 nh-，各有 3 組，其次有 2 組對應 d-，本文認為這可能反映了不同漢語方言的日母讀音。現代越南語 r- 的音值是 [z]-，<sup>21</sup>《越葡拉詞典》時期則是 [ʈ]-（Gregerson 1981: 30），這個音值與現代北京官話中的日母讀音較為相近。至於與 d-、nh- 的對應，反映的可能是日母在廣東話等南方漢語方言讀成 j- 的現象。上文分析影、喻、為母字與越南語 d 的對應時，已指出《安南國譯語》反映了現代越南語 d 的 \*j- 來源，日母字的對應亦是如此。而越南語 nh[n]- 在《安南國譯語》也主要以疑、影、喻等漢語零聲母細音字對應，<sup>22</sup> 編者以日母字注 nh-，應該也是以 \*j- 來對應漢語本身缺乏的舌面鼻音聲母 \*ɲ-。事實上，越南語 d- 與 nh- 偶有混同情形，例證「遶—nhieu（多）」在《越葡拉詞典》時期即有聲母 d- 的形式。江佳璐（2018: 116）討論《安南國譯語》的聲調系統時，曾指出編者很可能熟悉保留 -p、-t、-k 入聲的南方漢語方言，現在日母反映的南方方言現象，正好與之呼應。

知系字用得少，很可能與音值有關。漢語的音韻系統塞擦音很發達，而越南語卻缺乏塞擦音，因此不好對應。從知母的討論尤其可見，兩種語言音韻結構性的差異，加上編者的語感，都會影響對應的結果。要以《安南國譯語》知系字的對應構擬近代漢語，反映的資訊必定有所限制，但一步步離析後，啟發性的現象仍舊潛藏其中，下面精系字的分析將繼續說明。

### （五）精系

精系字也用得不多，共有 51 組對應，出現 85 次。邪母字只有 1 組與 th- 的對應，用得最少。精、從兩母都較常對應越南語 ch- 和 t-；清母最常對應 x-；心母較常對應 s-，但對應 t- 和 th- 的次數也不少。

21 r- 的音值在現代越南語有方言差異：河內唸成 [z]，胡志明唸成 [ʈ]。

22 包括牙喉音二等字，請見頁 7-8 疑母字的討論。



表六 精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ch	gi	d	t	th	s	x	計
精	9/15		2/3	8/17	1/1			20/36
清					1/1	1/1	6/12	8/14
從	4/6	1/1		6/6				11/13
心				3/5	2/5	5/6	1/1	11/17
邪					1/5			1/5

### 1. 精母

精母主要對應 ch[c]- 和 t[t]-，皆占四成多，比例接近。上文討論知母時提過，越南語 ch[c]- 在《安南國譯語》最常對應照、精、知三母，但在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中，這些聲母當時都是塞擦音，編者應是由於漢語的音韻系統缺乏舌面塞音 \*c-，只好以較接近的塞擦音來注音。

然而精母與越南語 t[t]- 的對應卻非如此。因為當時漢語端、定母也是 \*t-，更適合表記越南語的 \*t-，可見作者選擇精母字的原因，顯然不是基於聲母音值的相似性。如果我們檢查這些例證：足—tuát[twət<sup>7</sup>]（戌）、爵—tuóc[turk<sup>7</sup>]（雀）、即—ty[ti<sup>4</sup>]（鼻）、資—tù[tu<sup>5</sup>]（子）、遭—tao[ta:u<sup>4</sup>]（皂）、資—tu[tu<sup>4</sup>]（字）、剪—tiên[tien<sup>2</sup>]（前）、將—tróng[turɲ<sup>4</sup>]（匠），會發現它們全都是越南漢字音。而精母在越南漢字音就唸成 t-，這些注音漢字的越南漢字音分別為：足 túc[tuk<sup>7</sup>]、爵 tuóc[turk<sup>7</sup>]、即 túc[tuk<sup>7</sup>]、資 tu[tu<sup>1</sup>]、遭 tao[ta:u<sup>1</sup>]、剪 tiên[tien<sup>6</sup>]、將 tróng[turɲ<sup>3</sup>]，和被注詞的音值非常接近，「爵」和「雀」甚至完全同音。也就是說，上述例證的注音漢字若以越南漢字音來讀，就與被注詞的音值相當接近。如果《安南國譯語》的編者會因為這樣的相似性而以精母字注越南語 t-，表示他很熟悉越南漢字音。實際上，江佳璐（2018）討論《安南國譯語》聲調的對應時，已發現編者的注音行為會受到越南漢字音影響，與聲母的情況如出一轍。

漢語對於塞擦音和塞音的音位一向區別分明，一般人不會認為 ts-、tɕ- 等塞擦音可以用來注 t-。反之，越南語的音韻系統則缺乏塞擦音，這向來

是越南人學習漢語的一個難點（江佳璐 2009: 263）。《安南國譯語》的編者會以精母對應越南語 \*t-，顯示語感和漢人不一樣。如果他反映出這種語感，又熟悉越南漢字音的知識，表示很可能是個會說漢語的越南人，或是在越南長大的雙語者，這個推測也與江佳璐（2018: 111, 116）討論聲調系統時得到的結論相符。

上文討論知母時亦提到，從 ch[c]- 的對應來看，《安南國譯語》不區別精、知、照、莊等塞擦音聲母。然而精母在現代北京官話的演變與知、照、莊等聲母不同，知、照、莊母合流為捲舌的塞擦音，精母則是舌面前塞擦音、不捲舌。編者會在對應越南語 ch[c]- 時混用精、知、照、莊等聲母，顯然是因為漢語沒有舌面塞音 \*c-，而越南語塞擦音亦不發達、編者自己也不太區別所致，並非當時漢語精、知、照、莊等聲母皆混同了。更應提及的是，仔細觀察精母的對應，除了 ch[c]- 以外，與知、照、莊母的表現頗有落差：一是受到越南漢字音影響而與 t[t]- 的大量對應，另一個就是上文提及的完全不與 tr[t]- 接觸。精母與越南語舌尖後音 tr[t]- 零對應的現象，也許意味著現代北京官話精母與知、照、莊母分流的格局已然成形，只是受到編者的語感影響，這個傾向變得模糊。

另外還有 2 組 3 次對應越南語的 d-。上文提過，現代越南語 d- 早期有不同來源，精母的對應可能與端、定母類似，亦反映 \*ð- 或 \*d- 的來源。

## 2. 清母

清母最常用來對應 x[c]-。<sup>23</sup>但在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中，清母一直是送氣塞擦音，不是擦音。上文提過越南語的音韻系統塞擦音不發達，尤其缺乏送氣塞擦音，因此 x[c]- 的對應是由於越南語沒有送氣塞擦音所致，並非記錄清母實際的音值。然而當時漢語也應該有 \*c- 一類的擦音，更適合用來表記越南語，按理說編者不會選擇清母。漢語送氣塞擦音與越南語擦音的對應，在越南漢字音也常見（江佳璐 2011: 48），直至今日越南人學習漢語時，仍會把送氣塞擦音發成擦音（江佳璐 2009: 263）。《安南國譯語》的編者以清母對應越南語 \*c-，反映出的語感顯然與漢人不同，似乎更貼近越南人，這與精母所討論的現象一致。

23 x- 的音值在現代越南語已演變為 [s]。

### 3. 從母

從母的表現與精母相同，主要對應 ch[c]- 和 t[t]-，可以推測已經清化，餘請參考精母的討論。

### 4. 心母

心母最常對應 s-，但比例只分別占組數和次數的 45% 及 35%。根據 Ferlus (1992: 122-125) 的構擬，現代越南語 s- 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與漢語徹、初、床、疏等聲母接觸而產生的 \*s̥-、\*t̥s̥-；<sup>24</sup> 另一個是原始越語的複輔音 \*Cr-，後來演變為 \*ks-。它們到了《越葡拉詞典》時期皆演變為 \*s̥-，以 s 表記。在《越葡拉詞典》的記錄中，越南語的聲母系統只有 \*s̥-，沒有 \*s-，而漢語心母字基本上卻始終未有舌尖後音的演變，一直讀成 s-。《安南國譯語》以心母來對應 \*s̥-，很可能是由於當時越南語並無 \*s̥- 與 \*s- 的對立，編者覺得以心母來對應 \*s̥- 也不會造成音位的混淆，這似乎也表示編者的語感不區別 s̥- 與 s-。

其次對應較多的是 t[t]-。心母在越南漢字音也唸成 t-，而這些例證：相一 *trông*[tuɔŋ<sup>4</sup>] (象)、相一 *trông*[tuɔŋ<sup>1</sup>] (廂)、四一 *to*[tə:<sup>1</sup>] (絲)，全都是越南漢字音。注音漢字「相」、「四」的越南漢字音也與被注詞相當接近，聲母也都讀 t-。看起來心母與越南語 t- 對應的原因，很可能與精、從母相同，都反映出編者會受到越南漢字音影響，語感與漢人不同。

### 5. 邪母

邪母字很少使用，只有一組對應 th-：席一 *thit* (肉)。*thit* 是越南語本土詞，根據 Ferlus (2007) 的構擬，原始越語為 \*-si:t，*《安南國譯語》* 邪母字的對應，有可能記錄了越南語早期的形式，由此可見 *《安南國譯語》* 在越南語音韻史所受的重視。

在精系字的討論中，本文發現許多編者與漢人不一樣的語感。如同上文對知系字的分析，由於漢語和越南語塞擦音發達程度的差異，加上編者的語言背景及越南漢字音的語感，*《安南國譯語》* 精系字的對應傾向並不完全反映當時漢語的語言現象。然而精母字與 tr[t]- 的零對應，卻可能透露了精母與知、照、莊母分流的線索，下文將繼續說明。

24 這指的是越南漢字音徹、初、床、疏等聲母的演變。

## (六) 照系

照系字也較少使用，共有 44 組對應，出現 46 次。照母與許多聲母都有來往，但較常對應 ch-。其他聲母或是用得很少，或是對應分散，看不出主要傾向，大體而言，多對應 th-、s-、x- 等送氣聲母。

表七 照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零	ch	tr	gi	t	th	s	x	v	計
照	1/1	10/12	3/3	3/3	1/1	2/2	1/1			21/23
穿							2/2	3/3		5/5
神						2/2			1/1	3/3
審		1/1				3/3	2/2	2/2		8/8
禪			1/1			2/2	4/4			7/7

### 1. 照母

照母最常對應 ch[c]-，比例分別占組數和次數的 48% 和 57%，大約一半。照母在《安南國譯語》的表現與知母相似，都有約半數對應 ch[c]-，少數對應 gi[dʒ]-、tr[t]-。合併知、照、精母的表現來看，雖然共同對應 ch[c]-，但考慮 tr[t]-、t[t]- 等其他對應後，即可發現知照相近，精母距離較遠。其中越南語舌尖後音 tr[t]- 的對應格外值得留意，這與上文所提現代北京官話知、照、莊母合流為捲舌的塞擦音，精母不捲舌的格局相似，下文莊母的表現亦同。

### 2. 穿母

穿母出現 5 次，3 次對應 x[c]-，2 次對應 s[s]-。這種情況與清母類似，應是反映編者會混淆送氣塞擦音與擦音的語感，並非記錄穿母實際的音值。

### 3. 神母

神母只出現 3 次，2 次對應 th-，1 次對應 v-，都是同一個注音漢字「食」。v- 的對應出自 564.「甕酒」，《安南國譯語》注音為「食饒」，

Davidson (1975b: 599) 譯為: *vò ruou*, 以神母字「食」對應 *vò*。該詞項語義不明, 且其他《安南譯語》版本皆無, 恐為衍文, 是有問題的例證。

神母從《中原音韻》時期就已經是送氣塞擦音和擦音 (楊耐思 1981: 25), 而漢語也有送氣舌尖塞音  $t^h$ , 按理說不會以神母對應越南語的 *th-*。然而編者以漢語塞擦音或擦音來注 *th-* 的情形卻很多, 包括知、精、清、心、邪、照、神、審、禪、初、疏等聲母, 知精照莊系字都有。《安南譯語》以漢語塞擦音及擦音注 *th-* 的現象引起越語音韻史研究者的重視, 阮才謹 (Nguyễn 1997: 83) 即據此擬測現代越南語 *th-* 早期還有  $*ʃ$ <sup>25</sup> 的來源。由於本文重點不在於討論越南語音韻史, 這個部分不進行深入論述。而必須注意的是, 編者會同時用漢語的送氣舌尖塞音, 以及各種部位的塞擦音、送氣塞擦音、擦音來注越南語 *th-*。即使當時同時有  $*t^h$ 、 $*ʃ$  兩種形式, 以漢語塞擦音及擦音發達的程度, 應當能夠找到特定的聲母來表記  $*ʃ$ , 不該出現如此不一致的對應關係, 尤其是還以知、照、精、清、初等塞擦音來注音。更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紛亂的對應關係也不只出現在與越南語 *th-* 的接觸, 而是經常發生在漢語知精照莊系字等塞擦音、擦音的對應表現中, 這在上文的討論已經多次提及, 而這樣的語感看起來不像漢人, 似乎更像越南人。

#### 4. 審母

審母的對應很分散, 有 3 次對應  $t^h$ , 2 次分別對應 *s-*、*x-*, 1 次對應 *ch-*。審母從中古以來就是擦音, 楊耐思 (1981: 24-27) 構擬《中原音韻》時擬作  $*ʃ$ , 《安南國譯語》既用來對應越南語 *s[s̺]-*、*x[c̺]-* 等擦音, 也對應 *th-*。值得一提的是, 越南漢字音的神、審、禪母也對應 *th-*, 而《安南國譯語》神、審、禪母對應的越南語 *th-* 音節, 也全都是越南漢字音來源詞, 這表示被注詞與注音漢字如皆以越南漢字音來讀, 音值將相當接近, 且聲母相同。此情形與上文精、心母對應 *t-* 的現象如出一轍, 很可能也與編者的越南漢字音語感或知識有關。

25 阮才謹 (Nguyễn 1997: 83) 原作  $*ʃ$ 。

## 5. 禪母

禪母主要對應 s[s]-，占 57%。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禪母當時已與神母合流並清化為送氣塞擦音和擦音，本文檢視《安南國譯語》以禪母對應越南語 s[s]- 的例證，楊耐思在《中原音韻》全作 \*ʃ-，都屬擦音。有 2 次對應 th-，例證皆為越南漢字音，與神、審母的表現平行。還有 1 次對應 tr[t]-，仍舊是送氣塞擦音與塞音的不一致對應，與澄母對應 tr[t]- 的現象平行。

### (七) 莊系

莊系字在《安南國譯語》很少使用，共有 21 組對應，出現 33 次。其中床母字完全不用，莊、初母也都少用。疏母字使用最多，與許多聲母都有來往，但最常對應 s-。

表八 莊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ch	tr	gi	r	th	s	x	計
莊	2/2	1/2						3/4
初	1/1			1/1	1/2	1/5		4/9
床								0/0
疏		1/1	1/1	1/3	2/4	8/10	1/1	14/20

#### 1. 莊母

莊母很少使用，共有 3 組 4 次對應，2 組對應 ch[c]-，1 組對應 tr[t]-。雖然次數很少，但表現大致與知、照母接近。與知、照、精的表現合併來看，可能反映出現代北京官話知、照、莊合流為捲舌音、精母不捲舌的演變。

#### 2. 初母

初母使用了 4 組 9 次，各有 1 組分別對應 ch-、s-、r-、th-。在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中，初母一直是送氣塞擦音聲母，而越南語卻缺乏送氣塞擦

音，按理說不應用來注這些聲母。初母的對應，一方面顯示漢語和越南語音韻系統的差異，一方面反映編者不好把握漢語的送氣塞擦音，才會同時對應多種越南語聲母，這裡明顯可見編者的語感與漢人不同。

### 3. 床母

《安南國譯語》從未以床母字注音，床母當時應該也已清化，並出現送氣塞擦音的演變，這與徹母字未用來注音的現象相似，都與越南語音韻系統塞擦音不發達有關。

### 4. 疏母

疏母主要對應 s-，比例分別占組數和次數的 57% 和 50%。在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中，疏母一直是擦音聲母，較適合用來對應 s[s]-。除了 s- 以外，疏母還對應了 tr[t]-、gi[dʒ]-、r[t]-、th[tʰ]-、x[e]- 等越南語聲母，與其他擦音及塞擦音不一致的對應現象類似。

漢語的塞擦音遠較越南語的音韻系統發達，這個差異使得《安南國譯語》知、照、莊、精系字的許多對應，反映的不是漢語聲母實際的音值。這些對應反而與越南漢字音、以及越南人學習漢語的表現相同，也因此突顯了編者的語感。即使知、照、莊、精系字的對應，不能直接比附當時漢語的音值，然而知照莊近、對應捲舌音，精母不對應捲舌音的現象，仍隱然反映了現代北京官話的格局。

## (八) 幫系

幫系字共有 117 組對應，出現 217 次。幫、並母的表現接近，主要對應 b-，少數對應 v-；明母主要對應 m-；滂母只有 1 組，對應 ph-。

表九 幫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零	tr	d	s	ph	b	m	v	計
幫		2/10		1/3	1/1	32/57		7/8	43/79
滂					1/2				1/2
並				1/1		12/27		3/6	16/34
明	1/1	1/1	1/1				54/99		57/102

### 1. 幫母

幫母主要對應 b[6]-，組數和次數各占 74% 和 72%。幫母在漢語音韻史的構擬始終是 p-，而越南語的聲母系統沒有雙唇清塞音 p-，漢語也沒有吸入音 6-，因此形成幫母與 b[6]- 的對應。

對應次多的是 v-，有 7 組 8 次。現代越南語 v- 有 \*β-、\*w- 兩個來源，在《越葡拉詞典》分別以 ɸ 和 u/v 表記。\*w- 有音位變體 \*v-，主要以 v 表記，有時也以 u 表記。本文檢視《越葡拉詞典》，發現在這 7 組對應：半—ván（短）、兵—vùng（芝蔴）、波—vua（皇帝）、保—vào（進入）、八—vá（補）、八—vài（布）、栢—vài（布）裡頭，只有 vùng 的聲母作 u-，ván 的聲母作 v-，<sup>26</sup> 其他 5 詞聲母皆作 [β]-。與上文所討論的影、為、喻母合口字對應 u[w]- 的 7 例證相互參看，可以看出《安南國譯語》的編者有意以漢語零聲母合口字來表記越南語的 \*w-、以雙唇塞音來表記 \*β-。這同時反映出現代越南語 v- 的兩個來源，是構擬越南語音韻史的寶貴材料。

另外與 tr-、s- 的對應，跟群、端、定、來等聲母與 tr-、s- 的對應平行，都反映出越南語複輔音 \*bl-、\*pr- 的形式（陳荆和 1967c: 51, 60）。

### 2. 滂母

滂母字只使用了 1 組 2 次，用來注 ph-。根據 Gregerson (1981: 18) 的構擬，《越葡拉詞典》ph 的音值是 \*p<sup>h</sup>-，但在《安南國譯語》中，越南語 ph- 卻主要以非、奉母來對應。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近代漢語的輕唇音已從重唇音分出，當時非、奉母字應為 \*f-，用來對應越南語 \*p<sup>h</sup>-，遠不如滂母合適。《安南國譯語》滂母字的表現，似乎顯示當時越南語 ph- 的音值不是 \*p<sup>h</sup>-。這點下文討論非母時將再次說明。

### 3. 並母

並母的表現與幫母一致，反映出當時濁音清化的現象。主要對應 b-，是以漢語 \*p- 來對應越南語的吸入音 6[6]-。其次對應 v-，反映出越南語 v- 在《越葡拉詞典》ɸ[β]- 的形式。還有 1 次對應 s-，是記錄了早期越南語複輔音的 \*pr-（陳荆和 1968a: 27）。

26 ván 的聲母當時也有人說 ɸ-。



#### 4. 明母

明母主要對應 m[m]-，組數和次數各占 95% 和 97%，傾向明顯。

#### (九) 非系

非系字在《安南國譯語》很少使用，共有 18 組對應，出現 44 次。敷母字完全不用，奉母字僅有 2 組 4 次，對應越南語 ph-。非母字也主要對應 ph-，少數對應 b-；微母主要對應 v-，少數對應零聲母。

表十 非系聲母對應統計表

越 漢	零	ph	b	v	計
非		5/11	2/2		7/13
敷					0/0
奉		2/4			2/4
微	2/2			7/25	9/27

#### 1. 非母

非母主要對應 ph-。現代越南語 ph- 的音值為 [f]，據 Gregerson (1981: 18) 的構擬，在《越葡拉詞典》中為 [p<sup>h</sup>]。根據漢語音韻史的構擬，當時非母是 \*f-，和滂母 \*p<sup>h</sup>- 有別，從音值上來說，以滂母對應越南語 \*p<sup>h</sup>- 最為合適。然而《安南國譯語》滂母與越南語 ph- 的對應僅 1 組 2 次，反而是非、奉母與 ph- 的對應更多，看起來編者反而更常以 \*f- 來注越南語的 ph-。

編者如此選擇的原因，可能是越南語 ph- 在當時已開始演變為 \*f-，那麼 \*p<sup>h</sup>->\*f- 的變化顯然較目前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來得早。另一個可能是，越南語沒有 \*p<sup>h</sup>- 和 \*f- 的對立，因此編者認為以漢語的滂母字或非、奉母字來注都沒什麼影響，比如以滂母字對應的例證：鋪—phó (小房子)，也能以非母字「府」來對應。必須留意的是，漢語有 \*p<sup>h</sup>- 和 \*f- 音位上的對立，因此對漢語的母語使用者來說，對於 \*p<sup>h</sup>- 和 \*f- 的差異應該是相當敏感、必須區別的。如果《安南國譯語》的作者認為 \*p<sup>h</sup>- 和 \*f-

的區別並不重要，或者不擅於區別，那麼他的語感很可能較偏向越南語。

另外有 2 次對應越南語 b[6]-，都是同一個漢字「甫」，分別對應 bỗ (蒲)、bột (「哼」囉)，陳荆和 (1967c: 66; 1968a: 12) 認為《安南國譯語》注的都是越南漢字音。「哼囉」指的是一種軍中吹奏樂器，而陳荆和所譯的 bôt loa，不論是在《越葡拉詞典》或是現代的越漢辭典都未見記載，本文認為可能是有問題的譯注。至於「蒲」的注音「甫」，則很可能是由於偏旁類推而出現的對譯，這種現象在越南漢字音也經常發生 (三根谷徹 1972; 江佳璐 2011)。

## 2. 敷母

《安南國譯語》從未使用敷母字來注音。

## 3. 奉母

奉母字也使用得很少，僅出現 2 組 4 次，都用來對應越南語 ph-，與非母字的對應平行。

## 4. 微母

微母主要對應現代越南語的 v-，共有 7 組 25 次。剔除掉兩組可能有問題的對應後，剩下的五組例證包括：罔—vàng (黃)、文—vườn (園)、文—vượn (猿)、無—vu (雨)、問—văn (文)。上文提過，\*w- 和 \*β- 都會演變為現代越南語 v-，必須考察《越葡拉詞典》，才能知道早期的形式。本文考察之後，發現除 vượn 以外，其餘詞項《越葡拉詞典》均有收錄。其中 vườn、vu 的聲母皆作 u-，vàng、văn 的聲母同時有 u- 和 v- 的形式。由此看來，這些漢語微母字雖然都對應了現代越南語的 v-，但許多表記的卻是當時越南語的 \*w-。

除此以外，微母還有兩組零聲母的對應，而上文也觀察到《安南國譯語》亦會以漢語影、為、喻等零聲母來表記越南語的 v-，這些現象都顯示當時微母應該已經與上述影、為、喻等聲母合流為同一個音位，其音值很可能已開始演變為零聲母。

## 五、《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聲母現象<sup>27</sup>

近代漢語與越南語的聲母系統存在許多差異，從表一可知，越南語直到十七世紀還有複輔音，且有一套舌面音聲母，卻缺乏漢語精知照莊系一類的塞擦音，亦無同部位送氣塞音或塞擦音與擦音的對立。在個別聲母的討論中，本文已觀察到這些差異會造成部分對音上的限制，卻也同時反映了重要的音韻現象。

以下重新整理本文的發現，首先是《安南國譯語》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聲母演變，這個部分由於已在上文充分討論，下文僅簡單統整。其次是《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早期越南語聲母現象，這在上文的分析中亦曾提及，然僅針對個別漢語聲母的特殊對應進行補充，下文將完整論述。由於材料本身與越南語有密切的關係，要釐清所反映的近代漢語面貌，需要兼顧越語音韻史的討論，而同時這也是《安南國譯語》在越南語音韻史上的價值。最後將說明《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編者語感，這在上文的分析中也提到過，有助於了解《安南國譯語》的成書背景，解釋近代漢語聲母與越南語的例外對應現象。

### (一) 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音韻演變

上文漢語與越南語聲母的對應統計分析中，已分別就漢語不同的聲類進行討論，指出《安南國譯語》反映了許多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音韻演變，現在簡單統整於下：

1. n-、l- 不混。
2. 疑、微母與影母合併為零聲母。
3. 牙喉音開口二等字聲母已開始出現顎化。
4. 知照莊合流、配捲舌音，精母不配捲舌。

這些表現在十七世紀初的《合併字學篇韻便覽》也多能見到，值得注意的是，牙喉音開口二等字在《合併字學篇韻便覽》雖已出現韻母的顎化，但

27 本章節感謝審查人指點，進行了較多對於為何兼論越南語聲母演變的說明，期盼讀者明瞭本文之論述脈絡。

聲母仍讀牙喉音；而《安南國譯語》見母二等字卻經常與越南語的舌面音  $gi[dʒ]$ - 對應，進一步反映了聲母顎化的現象，這個表現反而更貼近現代北京官話。由此看來，《安南國譯語》不僅僅是把目前所知的音韻演變證據提前至十六世紀，似乎更記錄了同時期材料未見的音變現象，彌足珍貴。

## (二) 越南語聲母的演變

《安南國譯語》同時反映出早期越南語聲母的音韻現象，許多音韻形式未見於《越葡拉詞典》，以下分別說明：

### 1. 複輔音

根據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古越語的複輔音  $*Cr-$  及  $*Cl-$  到了現代越南語消失，分別演變為  $s[s]$ - 和  $tr[t]$ -。在十七世紀《越葡拉詞典》的記錄中， $*Cr-$  已經消失、演變為  $s[s]$ -，但  $*Cl-$  還能見到  $*bl-$ 、 $*tl-$ 、 $*ml-$  等形式。《安南國譯語》則同時保留了  $*Cr-$  及  $*Cl-$  早期的形式，並且記錄更多前置輔音  $*C-$  的種類，較《越葡拉詞典》反映更豐富的複輔音現象。由於當時漢語沒有複輔音的結構，因此《安南國譯語》有時以塞音對應越南語  $*Cr-$  及  $*Cl-$ ，有時又以流音對應，造成同一個越南語複輔音的音節卻有不只一種聲母對應關係。這是受到漢語音節結構限制而產生的不一致對應，而這種不一致的對應現象卻反映了重要的音韻訊息。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對應越南語  $*Cr-$  或  $*Cl-$ ，《安南國譯語》所使用的流音字皆為來母字，如此一來則似乎未表現出  $*Cr-$  與  $*Cl-$  的區別。然而仔細觀察來母字的對應，會發現與  $*Cl-(>tr-)$  接觸的次數遠高於  $*Cr-(>s-)$ ，表四的統計分別為 8 組 20 次及 2 組 4 次，兩者有明顯的差距。其中  $sông[sɔŋ^1]$  ( $<*Cron^1$ ) (河) 的對應尤其值得留意，它在《安南國譯語》共有龍(來母)、空(溪母)、生(疏母) 3 種漢字表記，不難推測編者是以漢語溪母字及來母字分別表現越南語  $*Cr-$  的塞音和流音成分，但是為何又以擦音的疏母字表記？而這表現的究竟是  $*Cr-$  的什麼特徵？本文進一步檢視  $*Cr-$  與  $*Cl-$  各自的對應情形，發現這兩種越南語複輔音在《安南國譯語》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  $*Cr-$  經常與疏、審、心等漢語擦音字對應，而  $*Cl-$  卻從不對應漢語擦音字。

上述 \*Cr- 與漢語來母及各類擦音字的對應表現，很可能正反映了它的音值與越南語複輔音演變的過程。根據 Ferlus (1992: 125) 的構擬，古越語複輔音 \*Cr- 在十五 - 十六世紀演變為 \*ks-，十七世紀則開始丟失前置輔音，演變為 \*ɣ- 至今。<sup>28</sup> 這個推論解釋了《安南國譯語》\*Cr- 與漢語擦音字的對應，同時也有助於了解來母字的接觸現象。以 sông[sɔŋ<sup>1</sup>] (<\*Cron<sup>1</sup>) 為例，按照 Ferlus 的構擬，溪母字「空」表記的應該是複輔音前面的 \*C-，疏母字「生」表記的是後面的 \*-s-。而來母字「龍」顯然不可能表記前輔音 \*C-，如果它也能用來表記 \*-s-，表示音值一定與之接近。聽感像來母字的擦音，最有可能的音值就是清邊音 ɬ，由此看來，來母字的少數對應現象，很可能更確切地反映了古越語 \*Cr- 當時的音值。對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來說，不論是 Ferlus (1992: 125) 所構擬的 \*ks- 音值可能更接近 \*kɬ-，或是越南語複輔音經歷了 \*Cr->Cɬ->\*Cs->ɣ- 的演變，《安南國譯語》所記錄的 \*Cɬ-，都更完整地解釋了 \*Cr- 演變到現代越南語 ɣ- 的過程。

## 2. d-、gi-

d- 和 gi- 在現代越南語所表記的音值已經混同，河內是 [z]，胡志明是 [j]，但在十七世紀《越葡拉詞典》仍有區別，擬為 \*/d/ 和 \*/dʒ/ 兩種不同的音位。在《安南國譯語》的對應中，d- 和 gi- 的對應傾向也相當不同。d- 的對應主要有兩類，除了漢語端、定母等舌尖塞音以外，更常與影、喻、為等零聲母細音字接觸，上文指出這反映了 d- 的另一個來源 \*j-，較《越葡拉詞典》保留了更早的現象，是構擬越南語音韻史的重要證據。gi- 則主要與照母及見母字對應，反映的音值應與《越葡拉詞典》\*dʒ- 的記錄相似，上文亦指出，這個對應關係對漢語音韻史的構擬有更深刻的意義，因為它很可能反映了見母二等字的顎化現象。

## 3. ph-

現代越南語 ph- 音值為 [f]-，一般認為在《越葡拉詞典》時代 ph- 的音值是 \*p<sup>h</sup>-，後來才演變為 f-。然而《安南國譯語》主要以非、奉母來對應越南語 ph-，而當時非系字已讀輕唇，非、奉母應為 \*f-。滂母則很少使

28 越南羅馬字表記為 s，現代越南語音值有 [s]、[ɣ] 的方言差異。請參見註 13。

用，只有 1 組與  $ph-$  的對應，看起來當時越南語  $ph-$  音值似乎更接近  $[f]-$ 。從《安南國譯語》的表現看來，越南語  $*p^h->*f-$  的演變，或許有可能比目前的構擬更早發生。

### (三) 反映編者語感的例外對應

《安南國譯語》的編者及成書過程目前未見記載，陳荆和（1968c: 113）曾推測是由越南語不好的會同館官員和漢語不好的越南發音人共同合作而成。江佳璐（2019）亦發現編者的許多注音行為不像漢人，包括受到越南漢字音影響、混淆漢語不同部位塞擦音與擦音以及送不送氣的區別、對常見的漢語詞彙望文生義、類推漢字偏旁而誤讀等等，認為語感更貼近越南人。上文也討論了許多可能反映編者語感的現象，包括：

#### 1. 越南漢字音的影響

這特別常出現在精、照、莊系聲母中。尤其是精、從、心母與越南語  $t[t]-$  的對應，以及清、穿母與  $x[ç]-$  的對應。這些對應不似漢人的語感，卻與越南漢字音吻合。

#### 2. 塞擦音、擦音、送氣與否的區別

與上述討論相同，此現象主要出現在精、知、照、莊系的對應。漢語的音韻系統有豐富的塞擦音聲母，彼此有送不送氣的區別，也與同部位的擦音、塞音有別，然而編者在注音時卻經常混淆這些發音部位與方法。另外滂、非母與  $ph-$  的對應也是如此，編者亦會混同送氣塞音  $*p^h-$  和擦音  $*f-$ 。這些表現與一般漢人的語感相當不同，反而更貼近越南人學習漢語的表現，以及越南漢字音。

#### 3. 南方漢語方言現象的反映

上文觀察到日母除了反映現代北京官話的音值以外，也反映出廣東話等南方漢語方言讀成  $j-$  的現象。這與《安南國譯語》的聲調系統主要反映現代北京官話的演變，但入聲仍有部分  $-p$ 、 $-t$ 、 $-k$  的對應相似，江佳璐（2018: 116）即指出編者很可能熟悉保留  $-p$ 、 $-t$ 、 $-k$  入聲的南方漢語方言。事實上，廣東話現在也是精、知、照、莊系不分，只有一套塞擦音聲母，這點似乎也與編者的注音表現相合。

## 六、結 論

本文逐一檢視《安南國譯語》漢語聲母與越南語的對應關係，發現許多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音韻現象，其中見母二等字反映的聲母顎化現象，甚至可能將目前所知的音韻演變證據提前至十六世紀。除此以外，也窺見早期越南語聲母的音韻形式，有的甚或未見於十七世紀的《越葡拉詞典》。《安南國譯語》對於擬測漢語及越南語音韻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然而，漢語和越南語的音韻系統終究有差異，要以漢字表記越南語音節，不免受到限制。這些限制造成了不一致的對應，甚或干擾所反映的音韻演變，但也可能成為解釋語言現象的突破口。本文關注數據較多的對應傾向，並且重視例外對應的分析，希望盡力探求《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語言事實。透過這些分析，本文還發現許多不一致的對應透露了編者的語感，似乎與一般漢人不同，反而跟越南人學習漢語的表現，以及越南漢字音更為相近。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元·周德清輯，《中原音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

明·徐孝輯，《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93冊經部小學類，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明·慎懋賞輯，《四夷廣記·安南國譯語》，《玄覽堂叢書續集》，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47。

de Rhodes, Alexandre. *Từ Điển An Nam-Lusitan-Latinh (Dictionarivm A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 Hồ Chí Minh: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1[1651].

### 二、近人論著

(日)三根谷徹 1972 《越南漢字音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

江佳璐 2009 〈越南人說國語所表現的音韻系統〉，《聲韻論叢》16(2009.12): 255-278。

- 江佳璐 2011 「越南漢字音的歷史層次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江佳璐 2018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近代漢語聲調系統〉，《漢學研究》36.2 (2018.6): 97-126。
- 江佳璐 2019 〈從注音行為看《安南國譯語》的編者問題〉，《韓國語史研究》5 (2019.3): 7-21。
- 江佳璐 2020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近代漢語韻母現象〉，《漢學研究》38.4 (2020.12): 299-318。
- 江佳璐 2021 〈從玄覽堂本與奎章閣本《安南譯語》的比較析論其間反映的音韻現象〉，「第十九屆國際暨第三十九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21.8.20-22。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971.9): 1-61。
- 陳荆和 1953 〈《安南譯語》考釋——華夷譯語中越語部份之研究（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1953.12): 149-240。
- 陳荆和 1954 〈《安南譯語》考釋——華夷譯語中越語部份之研究（下）〉，《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6(1954.12): 161-227。
- 陳荆和 1967a 〈安南訳語の研究（一）〉，《史學》39.3(1967.2): 23-64。
- 陳荆和 1967b 〈安南訳語の研究（二）〉，《史學》39.4(1967.3): 37-54。
- 陳荆和 1967c 〈安南訳語の研究（三）〉，《史學》40.1(1967.7): 25-85。
- 陳荆和 1968a 〈安南訳語の研究（四）〉，《史學》41.1(1968.6): 1-63。
- 陳荆和 1968b 〈安南訳語の研究（五）〉，《史學》41.2(1968.9): 33-76。
- 陳荆和 1968c 〈安南訳語の研究（六）〉，《史學》41.3(1968.12): 71-121。
- （日）清水政明 2007 〈阿波国文庫本系『安南訳語』と『四夷広記』所収「安南国訳語」の比較〉，收入（日）福盛貴弘、遠藤光暁編，《華夷訳語論文集》，東京：大東文化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頁 37-46。
- 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董同龢 1998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Davidson, Jeremy H. C. S.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Vietnamese Vocabulary of the Ming Dynasty—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8, no. 2 (1975a): 296-315.



- Davidson, Jeremy H. C. S.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Vietnamese Vocabulary of the Ming Dynasty—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8, no. 3 (1975b): 586-608.
- Ferlus, Michel. "Spirantisation des obstruantes médiales et formation du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vietnamie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1, no. 1 (1982): 83-106.
- Ferlus, Michel. "Histoire abrégée de l'évolution des consonnes initiales du vietnamien et du sino-vietnamien." *Mon-Khmer Studies* 20 (1992): 111-25.
- Ferlus, Michel. "Lexique de racines Proto Viet-Muong (Proto Vietic Lexic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y 2007. <http://sealang.net/monkhmer/database/>.
- Gaspardone, Émile. "Le lexique annamite des Ming." *Journal Asiatique* 241, no. 3 (1953): 335-97.
- Gregerson, Kenneth J. *A Study of Middle Vietnamese Phonology*. Dallas, TX: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81[1969].
- Maspero, Henri.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 no. 1 (1912): 1-127.
- Nguyễn Tài Căn 阮才謹. *Giáo trình lịch sử ngữ âm tiếng Việt*.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1997[1995].
- Vương Lộc 王祿. *An Nam dịch ngữ: Giới thiệu và chú giải*. Đà Nẵng: Nhà xuất bản Đà Nẵng, 1995.

## Phenomena Concerning the Initial System in Early Mandarin as Reflected in *Annanguo Yiyu*

Chiang Chia-l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of the initial system betwee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as reflected in *Annanguo yiyu* 安南國譯語.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phenomena are markedly close to Standard Mandarin, or *putonghua* 普通話, including the Mandarin initial \*n- being distinguished from \*l-; the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yi* 疑 and *wei* 微 disappearing and merging into a zero initial; velar and glottal initials before open second-division finals showing velarization; and the initial serials *zhi* 知, *zhao* 照, and *zhuang* 莊 being merged to transcribe retroflex initials, while the initial serial *jing* 精 never being used to transcribe retroflex initials. In addition, many inconsistent correspondences reflect the editor's preference regarding phonetic notation, a linguistic intuition not of a Han Chinese person, but rather of a Vietnamese individual. Finally, *Annanguo yiyu* records the evolution of Vietnamese initials, preserving abundant traces of consonant clusters and reflecting the early phonetic value of the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initials d-, gi-, and ph-, phenomena of which cannot be seen in *Dictionarivm An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 produc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Keywords:** *Annanguo yiyu* 安南國譯語, *Annan yiyu* 安南譯語, *Huayi yiyu* 華夷譯語, Mandarin, Vietnamese

---

\* Chiang Chia-lu,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CEO, VeeTIME Cable TV Company.